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 
第三十五回 集葩經飛花生並蒂 裁豔曲紅豆擲相思

話說聘才走進房中一看，不見箱子、拜匣，心中著急。忙到院子內菜園門口看時，門卻鎖好，牆邊扔下零星物件，便嚷道：「快請和尚來看！」和尚已知道了，同了眾人一齊進來。聘才急道：「這怎麼好！賊是菜園裡扒牆過來的。沒有別的說，你去叫拿種菜的來問問。天天打更的，怎麼今日有三更多了，還不曾聽得起更？」眾人道：「且不用忙，我們開了這門出去看看。」和尚即忙叫拿了鑰匙，開了門，幸喜得月明如畫，倒也不消火把。和尚先喊醒了種菜的起來。種菜的聽得此事，嚇得膽戰心驚，連忙叫他伙計出來，叫了數聲不見答應，種菜的更覺心慌，各處找尋，杳無影響。園門仍是關好。走到園子西北角，見有一隻箱子放在那裡。種菜的道：「好了，箱子在這裡。」大家去看時，是個空箱子，剩了幾件棉衣、小衣、零碎等物在內。地下又見一個洋表，踏得粉碎。和尚道：「這賊是牆外進來，牆上出去的，我們且開了園門從外看看。」聘才道：「去也去遠了，還看他做甚麼。」富三道：「你且進去查點東西，開了單子來，明早好報。」和尚見種菜的形色慌張，便疑心起來，把話嚇他，說他通同引賊，明日就送他到坊裡去，不怕他不認。便叫大家先到他屋裡搜一搜，搜了一回，毫無所有，只見一個老婆子在土炕上發抖。和尚道：「你那伙計呢，怎麼不見？」種菜的也在那裡發抖，呆了一回，道：「不知那裡去了，他還比我先睡，說睡了一覺出來打更。如今門也未開，就不見了。」聘才道：「這無疑了。」和尚道：「這還講什麼，不是你通同偷的還有誰呢？」於是叫火工、老道等把這種菜的拴了起來，那老婆子便叫冤叫屈，大哭起來，和尚一並把他拴了。恐他們尋死，交與看街士兵看守。

聘才同眾人鬧紛紛的進來，聘才請和尚陪了客在外邊，自己去查點了一回。箱內是七件細毛衣服，有□五兩金子、二百兩銀子。拜匣內有三□幾兩散碎銀，二兩鴉片煙，還有幾樣零件玉器。衣包內是幾件大毛衣服。幸虧富三的銀子並有些錢票都放在別處，沒有拿去。算起來已過一千餘金。聘才即草草的開了一個單子，拿出來給眾人瞧。眾人見聘才有事，不便再留，況已交卯初，大家都要作別。此時已經開城，富三與楊八也要回去。外面正在套車，只見蓉官坐了車來。

富三的家人道：「客要散了，你才來。」蓉官用著袖子，急急走進來，見了眾人，請了安，見要散的樣子。富三道：「好紅相公！□四日叫了，要□五日才來。」蓉官見了天香、翠官，便冷笑道：「既然大家要散了，也要回去。我還要叫剃頭的剃頭呢。」說罷，把腰一彎，竟自去了。兩個剃頭的甚是侷促，眾人也沒有話說，各人上車而散。兩個剃頭的重新進來安慰，聘才每人賞了四兩銀子，歡喜而去。

明日聘才報了失單，坊裡將種菜的審問，實係不知情。有個伙計姓蔡，去年年底新來，向來認識。本在個二輩鋪打雜，因散了伙，情願來幫同灌園打更。那晚睡後即不見了，委係無同謀窩竊情節。坊裡問了幾回，總是一樣，只得送部。知會九城，嚴緝賊匪蔡某，且按下不題。

再說王恂、顏仲清、文澤、春航，從□三日至□五日都在怡園賞燈飲酒。子玉也去了一天，因想去年此日初見琴言，今年似成隔世，不覺傷感了一回。新年上，諸名且彼此紛紛請客，熱鬧了□餘日。到了□七日，王恂、顏仲清飛了札來與子玉。

子玉看時，才知道明日是寶珠的生日，請名士、名旦在他寓裡一敘，子雲便要在他的園裡辰刻畢集。子玉作了回帖應允。

到了明日，只說怡園請酒，稟明了顏夫人，即到王恂處，一同來到怡園。次賢那日要在紅茶仙館裡面，一切都是他預備，不要子雲費心，卻說那紅茶仙館是去年新辟的，地方在梅庵之前，梨院海棠春圃之後，本是空地，只有一個亭子。亭外有兩塊英州靈石，一塊有一丈二尺高，一塊四尺餘高。有一株大玉蘭花，樹身已有一抱有餘，就倚著那塊大石。那小石邊也有一棵紅茶花，是千層起樓的，名為寶珠山茶，已有六尺多高，開出千朵紅花，嬌豔無比。就在那裡起了二□四間房子，把這兩棵花園在中間。又添了些玉蘭、山茶、迎春等花，芬芳滿院。

裡面即刻了□二個花神，係嵌在牆上。次賢因寶珠命名之意與此相同，故要在此處。且厭平時酒菜不能翻新，三日前即把酒菜器皿通身親手檢點，意欲與平日不同。是日絕早即將子雲行廚挪到仙館廂房裡來。次賢每一樣菜開一個做法，怎樣烹調，怎樣膾炙，油鹽醬醋各有分量。費了一日心，配成三□二樣菜。

是日名旦中有幾個不得來，都有堂會戲，不能分身。寶珠之外，來的是蕙芳、素蘭、玉林、漱芳四人。這邊名士，怡園二位之外，是劉文澤、顏仲清、王恂、田春航、梅子玉五人。共□二人。眾客到齊，寶珠先叩謝了。

此日天氣陽和，轉了東南風，大家換了中毛衣服。園中花香透人，前面梅庵中數百枝梅花齊放，看去儼是個瑤臺雪圃。

眾人都到園中散步了一回，子玉看見梅庵廊上新嵌了一個石刻，鐫有二行半字，下面年月尚未刻完。即來看時，是一首五言絕句，道：「春已隨年轉，花如人返魂。料他惜花客，坐月到黃昏。」子玉看了，心中想道：「此詩是誰做的？卻才刻起，像個望花而不見的意思。」故羨慕起來。子雲和眾人也來看這詩，子雲道：「庚香，此詩如何，可好麼？」子玉道：「詩意甚好，但何以單刻這一首，想是新詠。」子雲道：「這是玉儂近日懷梅庵的詩，瑤卿抄了他的出來，也是個望梅止渴的意思，我故把他刻了。真是花是人非，吾兄尚憶去年否？」幾句話提起子玉的心事，不覺一陣悲酸，忍住了，也不言語，走開了。仲清道：「玉儂近日也學做詩了？」寶珠道：「我搜他的，已有二□餘首，就不肯給人瞧，這首是無意中看見的。」大家嗟歎了一聲，即重到裡面來。次賢道：「今日□二人，一桌又擠，兩桌又離開了。」子雲道：「依我，把兩張大方桌併攏來，就可坐了。」擺好了坐位，是東西對面八坐，南北對面四坐。文澤、仲清、王恂、春航、子玉、次賢、子雲坐了東西，上下是蕙芳、素蘭、玉林、漱芳、寶珠。寶珠坐了末位。

今日酒肴器皿，件件新奇。桌上四隅放四把銀壺，也不用人斟，酒壺自會斟出酒來，只要個杯子接著壺嘴。壺中有心，心裡有個銀桔槔，一條銀索子，一頭在蓋子裡面搭住，貯滿了酒，把蓋子左旋，裡面桔槔戛動，酒便從壺嘴裡出來，斟滿了把蓋子右旋，就住了。當下眾人把壺試了，個個稱贊。

子雲道：「靜宜實在有這想頭，不知怎樣想出來，真是胸有造化。」次賢笑道：「這沒有什麼奇。少停有兩個杯子，卻會走路，要到誰就到誰。」大家忙問道：「何不就拿出來試試？」次賢道：「少時行令時便用他，就只有兩個。這兩個叫銀匠改了四五次，費了一個月工夫才成。」蕙芳道：「快拿出來瞧瞧，一樣可以喝得的，何必定要行令呢。」次賢便叫人到房中拿了一個花梨匣子出來，卻有兩個不大不小鍍金杯子，外面極細攢花，底下一個座子，如鐘裡輪盤一樣，下有四個小車輪。次賢拿了出來，放在桌上，卻不見動。文澤道：「怎樣不走？」把他推了一推，略動一動，便又住了。眾人不解其故。次賢笑道：「你應得喝一杯，他便會走了。」文澤道：「只要他會走，我就喝一杯。」次賢便拿了杯子放在自斟壺前斟滿了一杯，便道：「請寶貝轉身敬劉老爺一杯。」那只杯子便四輪飛動，對著文澤走來。文澤喜歡的了不得，便輕輕的拿起來，一飲而盡。便也斟了一杯，也說道：「回敬蕭老爺一杯。」那杯子忽然走錯了，走到王恂面前住了。文澤道：「怎麼我叫他就不靈？」重新拿了過來放在面前，又說了一遍，那杯子又往下首走去，到了寶珠面前住了。文澤道：「作怪。」子玉道：「此中必有原故，你摸不著。」眾人皆猜不出機巧。只見次賢又把杯子取了過來，又說：「敬劉老爺一杯。」那杯子又往文澤面前來了。文澤奇得了不得，說道：「你能個個走到我才佩服，不然也是碰著的。」次賢道：「合席都要走到的。」於是敬仲清、王恂、春航、子玉以及五旦，走來走去，又穩，酒又一滴都不灑出來。喜得個個眉飛色舞，別人叫又不靈，個個稱奇。

蕙芳便把杯子四面看了，卻一點記號都沒有。及看座子裡那輪盤中，有一個絕小的小針，好像指南針一樣，卻是呆的，心上想道：「或者這一個針的緣故。」便斟了一杯酒，暗記著針頭所向，把他對著次賢，說聲：「敬蕭老爺酒！」那杯子果然望次賢走來。蕙芳大笑，眾人亦皆歡喜道：「被他識破機關了。」次賢笑道：「好個聰明賊，果然利害。」文澤即問蕙芳所以然的緣故，蕙

芳笑道：「等我再試一遍，方可相信。」於是又把杯子看了看，記好了，斟了酒，說聲：「敬徐老爺酒！」那杯便送到子雲面前。子雲笑道：「□二個人，怎樣單是他看得出？我偏不信。」

於是也把座子下看了一遍，斟了酒，說道：「敬媚香一杯！」那杯錯走到子玉面前，引得眾人大笑。子雲笑道：「真有些古怪，我也叫不應他。」子玉把酒飲了，細看輪盤裡，已懂了八分，便笑道：「我也來試試，不知靈不靈。」斟了酒，說道：「這杯酒敬瑤卿！」那杯子便對著寶珠走來，走到面前，碰著箸子住了。蕙芳拍手笑道：「又一個人知道了。」子玉也甚歡喜，寶珠飲了酒，便道：「我是不服，偏要想想。」子玉又將杯子起來細看，被寶珠一手搶來，四面揣摩。仲清便問子玉道：「你怎麼看出來的？」子玉道：「待我再試一試。」

便斟上了酒，把杯子的記號對著子雲，將要放時，忽然想道：「離得甚近，恐怕走過了。」便站起把杯子放遠了些，說道：「敬徐老爺一杯！」那杯子果然直走到子雲面前。子雲稱異，喝了。子玉笑道：「是了，不錯的了。」蕙芳對子玉道：「你恐怕走的遠，故放遠些。我看靜宜於近處則斟得淺，於遠處便斟得滿。此杯想是要重了才得遠呢。」子玉點頭道：「果然。」次賢道：「可惡之極，輕重遠近都被他知道了。」王恂問子玉道：「到底你從何處看出？」子玉道：「你們何嘗不看，但總看輪盤外面，沒有看輪盤裡面。你不見輪盤裡有個絕小的小針，對著誰就到誰。」眾人看了，大家試過，一些不差，群服子玉、蕙芳聰慧。

次賢道：「今日雅集，不可無令。前舟你是首坐，出個令，大家頑頑罷。」文澤道：「甚好。但我的令沒甚新鮮的，待我想想看。」想了一回道：「我們今天是□二個人，還是念句唐詩飛觴罷，用數目字飛。第一個飛一字，一字到誰誰喝酒。接飛二字，到那人，那人也照樣喝酒。又飛三字，一輪到□二為止。錯者罰酒，可好麼？」眾人都說：「好。」陸素蘭與金漱芳等道：「這個苦了我們，搜索枯腸，那裡就有這些湊巧數目飛出來？」文澤道：「你們也能，只怕唐詩還比我們熟些。如果那數目飛不出來，便照數目多少罰酒。」寶珠道：「譬如要飛□二，飛不出就要罰□二杯麼？」文澤道：「自然。」子雲道：「這也過多，且到臨時再斟酌罷。前舟你且起令，看飛到誰。」文澤道：「我們坐在東邊的，轉過去自下而上，你們在西邊的，須自上而下，方順手。」次賢道：「不差，請先喝令杯。」便斟了一杯，走到文澤面前。文澤喝了，便說道：「梅花柳絮一時新。」一字在第五，數到是漱芳。文澤斟了酒，向著漱芳起來。漱芳喝了道：「頭一句，我就不知道是誰的。」寶珠道：「我記得是趙彥昭《苑中人日遇雪應制》。」漱芳道：「我就要飛二字了。」想了一想，念道：「柳暖花春二月天。」

數二字，又在第五，輪到次賢，杯子就到次賢面前。次賢喝了，念道：「願陪鸞鶴回三山。」數到仲清，喝了酒，把酒斟了，走到春航面前，道：「羅帳四垂紅燭背。」春航喝了，道：「好個『羅帳四垂紅燭背』，香豔無比。」把酒喝了，即斟了酒，念道：「刺繡五紋添弱線。」數到寶珠。寶珠喝了酒，說道：「六字本來少，偏輪到我，只怕要罰酒了。」子玉道：「六字亦有。」

寶珠想了一會，道：「此句是誰喝酒，我沒有算過。」念道：「牀上翠屏開六扇。」數天玉林，玉林道：「這句不要是你編的。」素蘭道：「你還說天天念詩，連花蕊夫人《宮詞》都不記得了。」玉林笑道：「正是。我恐怕他有心要我喝酒。」便喝了道：「要說七字了。」想了有半刻工夫，飛到王恂道：「門前才下七香車。」王恂喝了，飛出八字是薛逢《夜宴贈妓》的「愁傍翠蛾深八字」。數到了子雲，子雲喝了酒，道：「這九字只怕少些，就有也沒有好句了。」因想了一會，念道：「寶扇迎歸九華帳。」一數數到素蘭，素蘭喝了酒，飛出□字道：「閨裡佳人年□餘。」數到了漱芳，漱芳道：「我輪到兩回了。」只得喝了酒，道：「幸虧還記得一句『□一月中長至夜』。」便對寶珠道：「你喝一杯罷！」寶珠道：「你自己也要喝一杯，□字還在你身上呢。」

漱芳也只得了一杯。寶珠喝了，想了一會，飛出一句道：「南陌青樓□二重。」飛到子玉。子玉喝了酒，道：「已經□二了，還要飛嗎？」次賢道：「座中媚香還沒有輪到。輪到了他，我們再換令罷。如今只可飛□三了。」子玉飛出一句是：「娉婷袅袅□三餘。」飛到了仲清，仲清喝了酒，想了一想道：「這一飛，輪到數目皆要喝酒，等媚香飛一句收令罷。要□幾的數目相連，也就少了。」即念道：「『花面丫頭□三四。』瑤卿、媚香各飲一杯。媚香飛一句算結罷。」蕙芳道：「其實輪不到我，應該是度香。」子雲道：「你飛了罷。」蕙芳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幸虧還記得這一句，靜宜與庚香都喝一杯。」即道：「年初□五最風流。」次賢道：「很好。」即與子玉喝了酒，收了令，吃了幾樣菜，幾樣點心。

談了一回，次賢道：「我有一個令，就費心些，但是今日坐中卻好都是喜歡行令的，想必不嫌煩碎，我們就照這個令行一行。」蕙芳道：「你不要又拿《水滸傳》來頑笑人了。」次賢笑道：「你還記得雪天戲叔麼？那日也就夠你受了。」即叫書童到書架上把第三筒牙籌取來。少頃，書童捧了出來，眾人見是象牙筒，內有滿滿的一筒小籌，一根大籌。次賢先抽出大籌給眾人看時，是個百美名的酒令。大籌上刻著「百美捧觴」

四個隸字，下有數行規例，刻著是：「此籌用百美名，共百枝，以天文地理、時令花木等門分類。每人掣一枝，看籌上何名，係屬何門。先集唐詩二句，上一句嵌名上一個字，下一句嵌名下一個字。平仄不調、氣韻不合者罰三杯另飛，佳妙者各賀一杯。唐詩飛過後，飛花各一個，集《毛詩》二句，首句第一字，與次句第一字，湊成一花為並頭花，自飲雙杯，並坐者賀二杯。

首句末字，與次句末字，湊成一花為並蒂花，自飲雙杯，對坐者賀兩杯。首句末字，次句首字，湊成一花，為連理花，自飲雙杯，左右並坐者皆賀一杯。每句花名字樣，皆在每句中間，字數相對者為含蕊花，自飲半杯，席中最年少者賀半杯。若兩句花名字數不對，或上一句在第一字，下一句在第二、第三者，為參差花，自飲一杯，左右隔一位坐者賀一杯。如飛出花名雖成，氣不接、類不聯者，罰三杯。如美人應用何花，籌上各自注明，不得錯用。」大家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此令太難，一時如何集得起來？」寶珠、蕙芳道：「此令我們是不能的，只好你們七個人去行。」仲清道：「倒是集《毛詩》湊花名不易。若說唐詩要飛兩句，也不過與方字的數目差不多。」

子玉道：「《毛詩》中湊花名，卻也有幾個。不過要並頭、並蒂的難些。」王恂道：「也好，橫豎大家費點心，也可以消消食，不然這些東西在肚子裡何以消化。就恐他們要湊《毛詩》，未免苦人所難了。」子雲道：「不然，單是我們七人行這個苦令，他們五人另行一個甜令，何如？我們搜索枯腸想不出時，聽了他們行得好的，也可觸動靈機，或者倒湊出來呢。」坐中一齊說：「好！但不知叫他們行個什麼令呢？」子雲道：「我也有個令。」於是叫書童拿兩顆骰子，並一個小碟子來。

子雲道：「這骰子名色，麼為月，二為星，三為雁，四為人，五為梅，六為天。如擲出么二色樣，即是一月一星，須集兩句曲文，一句說月，一句說星，也要氣韻聯屬。如本來兩句連綴更佳，各人賀一個雙杯。如在一套曲裡者，各人賀一杯。說得不好者，罰一杯。說顛倒者，譬如月在前星在後，倒先說星，後說月，那就要罰的。如麼三為月為雁，即二四有星有人，其餘照此。如兩個骰子相同，或是兩個人、兩個天之類，兩句中也須還他兩個人字、兩個天字，如人人、天天等字更佳，各人賀雙杯，說不出罰三杯，餘皆照此。」蕙芳、寶珠聽明了，又說了一遍道：「也不容易，幸虧我們的曲子，還有幾枝在肚裡。」子雲謂次賢道：「索性叫香畹、佩仙坐到這裡來，好在一處擲骰，我們與他二人換個坐兒。」次賢、子次與玉林、素蘭換了坐位。

次賢把籌和了一和，遞給文澤，先掣了一枝，把籌筒擱過一邊。王恂道：「何不一同抽出，按著次序說不好嗎？」次賢笑道：「那就太便宜了，後頭可以細想改換，再罰不成酒了。」文澤看那籌時，服飾門，美人名玉環，注：「飛七言唐詩二句，集《毛詩》說並頭花。」文澤想一想，出坐走了幾步道：「這倒不是行令，倒是考文了。」次賢笑道：「總以早交卷為妙。」有一盞茶時，文澤欣然入坐，念道：「上句我是元微之的，下句用杜少陵的，合起來是：玉鉤簾下影沉沉，環佩空歸月下魂。」

大家都贊道：「妙極！」次賢道：「並且玉環二字也在句首，倒與並頭花相合。請說《毛詩》並頭花罷，我們先賀一杯。」

文澤道：「想得好好的又忘了，再想不起什麼花。」偶見酒杯是個雞缸，倒便觸著了兩句，念道：「雞既鳴矣，冠綬雙止。雞冠是個並頭花。」並坐是劍潭，該賀兩杯。仲清道：「你且飲了再賀。」文澤欣然，自己飲了兩杯。仲清便掣籌，文澤道：「你的賀酒還沒有喝呢！」仲清道：「你想這兩句連不連？還要人賀酒。」子玉道：「雞冠卻是並頭，就是句子欠貫串些。」文澤道：「你們除此句之外，再找一個冠字在上的，我就服你們。」忽又說道：「我想起先的一個來了。吁嗟乎驕虞，西方美人。」仲清

道：「更要罰了。這個雖好，卻不是並頭花。」文澤一想，道：「呸！果然錯了。」次賢道：「我替你們講和，劍潭買一杯罷。」仲清只得飲了一杯，抽出簫來，是天文門，美人朝雲，下：「飛七言唐詩二句，集《毛詩》並蒂花。」仲清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上句用韋莊的詩，下句用杜詩，合著是『朝朝暮暮陽臺下，雲雨荒臺豈夢思』。」又說道：「我其夙夜，妻子好合。夜合花是並蒂花。」

大家贊了幾聲，次賢道：「並且這花名與唐詩多聯合的，我們共賀一杯。對坐的是媚香，應賀兩杯。」那蘇蕙芳擲了一個二五，正在那裡凝思，這邊要他賀酒，他只得喝了兩杯，倒湊著兩句，念道：「全沒有半星兒惜玉憐香，只合守蓬窗茆屋梅花帳。」旁邊子玉拍手稱妙道：「好個溫柔旖旎！倒轉來，偏這樣湊拍，倒比原文還好。」文澤道：「這是《訪素》的曲文，是一枝上的，我們也賀一杯。」這邊王恂掣了枝是烏門的，美人名飛燕，花名也是並蒂花。王恂素來文思略遲，只得思索起來。看著素蘭擲了個麼四，也在那裡凝思。忽見素蘭想著了兩句，念道：「月明雲淡露花濃，人在蓬萊第幾宮。」春航贊道：「更妙！」子玉道：「我們說的句子，倒沒有他們的香豔。」素蘭道：「你們是詩，我們是曲，占了這點便宜。你們又要人名，又要並頭、並蒂就難了。」漱芳道：「我才把他們行過的要想兩句，再想不出來。幸虧不行這個令，不然要罰死了。」恂尚未想出，次賢道：「這是《琴挑》一枝上的，我們各賀一杯。」眾人喝了。

只見玉林擲了一個二四，念了《聞鈴》兩句道：「長空孤雁添悲哽，峨眉山下少人行。」眾人也說：「好。」子雲道：「就是情景淒涼些。」也各賀了一杯。這邊王恂想著了，說道：「我用裴度餘一句，溫飛卿一句，合著是：玉搔頭裊鳳雙飛，燕釵落處無聲膩。」子雲、文澤大贊道：「妙，妙！此二句如一句，實在接得妙。」王恂又說道：「奉時辰牡，顏如渥丹。是並蒂牡丹花。」眾人尚未開口，仲清道：「菜還沒有上得一半，燒豬倒先拿了出來。」眾人不解，留心四顧，王恂道：「那裡有什麼燒豬？」仲清笑道：「就是你想吃燒豬，你說得『奉時辰牡，顏如渥丹』，不像個燒豬麼？」眾人聽了，大笑起來，王恂自己也笑了。次賢道：「庸闕，你那第二句像說錯了一字，或是刻本之訛也論不定。我記得是『玉釵落處無聲膩』，不是『燕』字，且是李長吉的《美人梳頭歌》，你又記錯是溫飛卿，該罰一杯。」王恂道：「名字我說錯了，似乎『燕』字沒有記錯。」春航道：「或者別的選本作『燕』字亦論不得的。總之這兩句好。」於是大家也賀了一杯。

只見寶珠擲了兩個二，便念道：「今夜淒涼有四星。」眾人大贊道：「這句實在巧妙，全不費力。」各賀一杯。春航掣了顏色門的，美人名紅拂，花名是個連理花。亦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我上句用韋莊，下句用杜，合著是：千枝萬枝紅豔春，釣竿欲拂珊瑚樹。花名是『既溥既長，春日載陽。』長春是連理花。」眾人贊了幾句，也賀了一杯。漱芳擲了一個麼四，即念道：「月移花影，疑是玉人來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句自然，好得很，該賀兩杯。」皆喝了。

子玉掣了個地理門，美人名洛神，花是並頭花。想了兩句不見甚佳，才要另想，只見蕙芳擲了一個麼三，想了一想，念著《偷詩》上兩句道：「恨無眠殘月窗西，更難聽孤雁嘹唳。」子玉贊道：「實在繡口錦心，愧煞我輩。」子雲道：「這個令，叫我們行，也沒有這些好句。」大家滿賀了一杯。子玉得了，即道：「我用冷朝陽《送紅線》詩一句，孟浩然《登襄城樓》一句，合著是：還似洛妃乘霧去，更凝神女弄珠遊。」子玉方才念完，次賢、仲清、春航等大贊道：「方才飛的以此為第一，好在對得工穩。旖旎風光，卻是庚香本色。」子玉又說並頭花道：「月出皎兮，季女思饑。月季是並頭花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個花名也好極，我們應賀三杯，方可賞此佳句。」子玉謙了幾句。又見素蘭擲了一個麼六，也想了一想，湊起《酒樓》上兩句念道：「驀現出嫦娥月殿，絕勝仇池小有天。」眾人也說好，又都賀了。

次賢掣了時令門，美人名夜來，花是並蒂花。子雲道：「等你多想一想，我們用點菜再說。」大家又吃了一回菜，又上了五六樣，俟點了燈，各人權且散坐。次賢道：「我有了白香山一句，李太白一句，合著是：八月九月正長夜，情人道來竟不來。」眾人賞歎道：「老氣橫秋，又是『願陪鸞鶴回三山』一例的，真是你的口氣。」次賢道：「慢說好，恐怕這花名要罰酒呢。我卻用個別名，卻也不是隱僻，是人人常說的。」念道：「既見君子，吉日庚午。子午花是並蒂花。今天卻是庚午日，算我說著了。」同人稱贊不已，各賀三杯。

玉林擲了一個四五，想了一回，念出《絮閣》上兩句道：「為著個意中人，把心病挑。俏東君，春心偏向小梅梢。」蕙芳笑道：「這出《絮閣》比《聞鈴》好得多了。」於是各賀了兩杯。子雲道：「我就獻醜了。」掣了一根，是花木門的，美人名蓮香，花是連理花。子雲心上要想兩句好的出來，不肯輕說。一面看著他們擲骰，見寶珠擲了一個二四，想了一想，念出《春睡》上的曲文道：「星眼倦摩呵，一片美人香和。」子雲道：「好！也該賀。」大家各賀了一杯。漱芳又擲了個么二，也想了一想，念道：「月上東牆，最可人星明月朗。」子雲道：「好！該賀一杯。」眾人喝過。文澤道：「你自己令也應交卷了，只管看著人交卷，難道你這腹稿還沒有打完麼？」子雲笑道：「快了。」於是又看蕙芳擲了一個麼四，想了半刻工夫，念著《偷曲》上的兩句道：「山人寒空月影橫，闌干畔，有玉人閒憑。」子雲道：「更好，該賀個雙杯。我也交卷了，我就用溫飛卿《採蓮曲》上的兩句，湊起來是：綠萍金粟蓮莖短，露重花多香不消。」大家說好，次賢道：「這兩句很佳，可惜『不』字與『莖』字不對。」

寶珠將眼睛看了子雲一看，心中若有所思。次賢道：「不是這兩字，也與庚香一樣可以賀三杯。子雲等諸位喝兩杯也罷了。」再說花名道：「南有喬木，萑茶如飴。木萑是連理花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兩句卻自然，該賀兩杯。」這一天大家思索也都乏了，都要吃飯。子雲道：「尚早，再看他們擲幾回。他們到底比我們少用些心。」素蘭擲了一個重四，即想出一句《窺浴》上的曲文道：「兩人合一付腸和胃。」仲清拍案叫絕道：「這個是天籟，我們快賀三杯。」於是合席又賀了三杯。玉林擲了個重三，也念《小宴》一句道：「列長空數行新雁。」次賢道：「他們越說越好了，真是他們的比我們的好。」王恂道：「詞出佳人口，信然。」春航道：「他們也實在敏捷，我們只好甘拜下風了。」文澤道：「難為他們句句貼切，也從沒有人罰過一杯，倒叫人賀了好幾杯。」子玉道：「我早說我們不及他們。他們若行我們的令，只怕比我們總要好些。然而也是時候了，可以收令吃飯罷。」子雲道：「等他們輪完了歇罷。他們也煞費苦心，爭這一杯賀酒。」

於是輪到寶珠，擲了一個重二，即念《密誓》上一句道：「問雙星，朝朝暮暮，爭似我和卿。」眾人說妙，又賀了一杯。大家看著寶珠一笑，寶珠不覺臉上一紅，於是大家更笑起來，寶珠亦只得垂頭微哂。不覺又到漱芳，已是每人輪了三次，也要收令了，擲了一個重四，也就念《窺浴》的曲子道：「意中人，人中意。」眾皆大贊道：「這一結，方把今日這些人都結在裡面，都是個意中人，人中意了。我們應照字數各賀了六杯吃飯。」大家也高興飲了，吃完飯，漱口、更衣已畢。鐘上已是亥末，大家也要散了，遂揖別主人，主人和五旦直送到園門。五旦重複進來，又講了一回，各自散去。

次賢對子雲道：「我明日要將這兩個令刻起來，傳到外間，也教人費點心，免得總是猜拳打擂的混鬧。」子雲道：「也好，況今日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在裡面。」又談了一回，子雲也自進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